

國朝諸臣奏議

二十一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

百官門

經筵

上 仁宗之命臣僚等講無隱諱 趙抃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而明廣則禍福之
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 陛
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登聖仁厚固四海無疆之不振何闕
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猶默者庶幾有補
於未至萬分之一爾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汗隆樂之
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傳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
今經筵侍講皆講古不講今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

惇

卷五十一

一

周

失讀存不讀二臣愚以謂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
音命經筵臣寮臨文講誦無有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
亡之所由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 宗廟社
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之章天子翰墨真圖書之秘寶寶聖
神之能事今天輔弼左右之臣官官近戚之家碑石挽詞佛
榜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觀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
以謂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秘奎壁之彩
謹重命賜杜絕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之朝廷中外莫大之
幸也二者惟 陛下留神察焉

嘉祐五年上
時為右司諫

上 英宗之開講筵不可以寒暑為辭

司馬光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詳論語讀史記續奉
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記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
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
之首務不可忽也况今 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
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
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通四方何以
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 聖旨指揮
日開講筵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侍讀

上 英宗論既開講筵未宜遽罷 司馬光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奉 聖旨今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開講筵
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開講筵臣竊以國家本

禮部

卷五十五

二

周禮

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 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
近歲因 聖躬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寒大暑之時
權罷數月今 陛下始初清明方且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
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為 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
循故事備外飾而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賜齊
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為朝廷羞之且 陛下近增置諸宮教
授仍下詔戒勉宗室使之鄉學儻 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
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為 陛下若別有所為未暇開講則
宜俟他時亦未為晚若既開講筵則恐與 平日之間未宜遽

治平元年九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侍讀

上 英宗之御滿英詢問講讀 僚 韓 維

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瀟英閣召近臣講
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
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僥默有不自得
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事
師古以克永也匪說攸聞蓋治天下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
者莫重於師古欲師古者莫急於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
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之令
王皆有師傅之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於欲
治之主亦莫不以此爲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
不可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帝輒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不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

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講論經義此數君者豈徇虛名者哉誠
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
非其幸也其道有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
事進對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於景曷不得詳盡其理唯
瀟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
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間燕閒可以留瀟
刻之頃承對待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
義之道禍敗之原鑑而行之則上可以爲堯舜三代之君下
不失爲漢高祖唐太宗也然而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
情非反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奧非力而行之則不足追
前古之治陛下於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

也雖羣臣亦皆惑之議者又竊以爲陛下鄉在亮陰禁
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言爾其餘可得而略也今禮制既終
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矣
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治平二年七月
時爲修起居注

上 哲宗乞於兩制以上選擇講讀官 劉摯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
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
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
本然則性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
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其師保之臣傳之德誼道之
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

四十七

五十五卷

四

李

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
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馮元孫奭爲侍講唯茲數人皆
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政之暇每於雙日
召入侍講說經典或講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
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禀之質夙成之
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
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
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謹始
尊德性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
其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
年越次累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

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 聖慈於內外兩制

以上宮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

充其在遇非聽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

陳天下之義理今昔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眷志仰副善繼求

治之意

元豐八年十月上時為侍御史得旨個節皆罷遂命趙彥若兼侍讀傅光俞兼講讀

上 宣仁皇后進經筵三劄子

程頤

臣昨日上殿面奉 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溘懇辭避

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 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

堯所難能 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

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眈眈之中驟置經筵蓋

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

四十一

五十卷

五

之

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

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 陛下用臣為不誤臣

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

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 聖慈特

賜俞允

第一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

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

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

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伏以一皇帝

陛下春秋之富雖美且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
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
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遴選賢德之士
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
皇帝習讀之暇燕游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惟漸
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
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盛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
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
難乎主上冲幼 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類出但時見
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

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
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貼黃臣竊料眾人之意必以為 皇帝尚幼未須如此
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
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為此也

第二

臣聞二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
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正
過而不知養身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
焉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 皇帝陛下
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宜

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躰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在畏謹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 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及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貼黃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躰之責皆在經筵 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學問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累自成聖性嘗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唯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臣竊意朝廷循沿舊躰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

廷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

不以爲重元祐元年三月十一日除
崇政殿說書未供職

上 宣仁皇后論經筵輔養之道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 英宗朝暨 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 皇帝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京西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聞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然蓋二人者處賓師

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臣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具表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之簾前咫尺天

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 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 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悚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也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 陛下貧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 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唯欲 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

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
直言辭鄙拙則有少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跡皆君之道
致下不盡上賴 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 陛下特
之知遺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 陛下
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
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
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
爲今日至人至急爲宗社生靈以長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
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君主之道莫備於周公是爲萬世之法
也臣願廣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
必行勿徇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

焉

五十一卷

九

書

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
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
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
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
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
等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
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全
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
然也伏惟 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公主任

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
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
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
當如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
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見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
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使盈耳充腹耳目安習若固有之雖
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不豫及乎稍長私慮偏好生於
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
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
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

雖至愚亦當知之豈高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規戒之道
不可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
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帝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
踰七年復欲治乾元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
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
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
三月古人欲且之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
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
日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
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文皇
太后用意如此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勇通不

三五次便當習然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來
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
得一員獨對開卷之道蓋自有方時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
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 真廟使蔡
伯希侍 仁宗乃帥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
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 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
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
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
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上所習業講
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
其益自來宰臣一月一至經筵亦止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

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親政時則然經
筵講對之所乃燕處也 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恭體舒乃
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慮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
上欲遊其志得乎欲放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
特降旨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
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
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
也邇英迫狹講讀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
而講官已流汗况 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盛夏之際人
氣蒸溽深可慮也 祖宗之時偶然在此執爲典故殊無義
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極垂簾簾前置御座一太

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講
畢省察 主上進業於 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
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
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
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大學條制是亦兼
它職事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
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
也又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眾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
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清慮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
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意之感人也告人亦如
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

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
紛紛其思慮待至 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豈
不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罕聞此
雖聞之必以為迂誕 陛下高識遠見當蒙 聖鑒如以
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
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
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唯事理當亦使天下知朝廷以
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也 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謂讀
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
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量度以身任道天下
其人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為其說以示學者

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
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且特臣
之幸哉如 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
學之端緒發崇道之淵微 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
妄偽願從誅死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元祐元年六
月上時為崇政殿說書

上 宣仁皇后辯顧臨所言非是 程頤

臣近言瀛英講讀漸熱之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
處所只乞就崇政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
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瀛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瀛
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恤然有

六十一

奏議五卷

十三

卷

所甚害不得不為 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 太皇

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諫

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

於在位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

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

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 陛下竊聞 陛下博覽

前史請 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

以至公為心孜孜為治為英主之事如 陛下者乎此 陛

下所自知也 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 陛

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

望 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永久詒謀致治之道當

使聖德日躋善功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
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
爲迂以稽古爲沉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
志趣沔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習以成風矣此風不
革臣以爲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
從爲愛君以卑抑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
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鮮有高世之見豈能獨
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 陛
下之遠圖移 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
臨之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天殿上
講說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 本朝故

事言之 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 真宗令崔頤正講書

邢昺講春秋比且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

明肅太后之意此乃 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

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

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 仁

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

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

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 主上以

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 主上不得復爲復禮

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 祖宗美事而使 主上獨

不得爲若 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其大殿上說書亦是

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
惟欲輔養 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輝史冊不止此
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
真宗 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
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
時之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一
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
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
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
皆如是也特以 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
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

不知尊君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君在勢則崇高極矣
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而不尊漢明帝於
亶祭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帝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
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
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
以亶祭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
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
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
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不能盡行然稽古之
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
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

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
絕齊古之路方 王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其所獻納如是
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 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
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 陛下明示好古求
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 陛下聖慮高
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
聖意三言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
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
至

元祐二年三月上
時為崇政殿說書

上 宣仁皇后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

程頤

續

五十一卷

十六

未

臣竊以 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
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且朝夕納誨以
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
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
儒臣其非先王輔道養德之意乎 王上春秋之富輔養之
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
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 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
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 聖慈特賜俞允

元祐二
年上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

百官明

臺諫一

上 真宗乞以賞罰責諫臣舉職 任 隨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士得士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治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人莫智於聖人資聖人之德者實由於良輔故漢書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諫也者蓋所以達下情而求治致君道於無窮故爲臣有五諫之名前代有七人之列 陛下祇嗣丕圖秉持金鑑可封之俗旣阜盛矣無疆之化亦馴致矣尚聞焦勞庶政待旦

四四三

一

倪端

以視朝歷覽羣書乙夜而忘寐仍下賢良之詔旁求亮直之臣惟稽古之聖心軼前代之令典雖求諫之路已見於洞達而掌諫之臣未聞乎舉職今諫議大夫司諫王言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是致堯鼓之設寂寥而無聲杜解縱陳蕃諤而無劾箱篋謾藏於陳紙摺紳競寢於正辭罕遵及雷之風莫覩引裾之直願 陛下擇賢士黜具臣垂賞罰之文示懲勸之道其兩省諫官並准有唐故事定其員數優其奉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否藏其或獻替推誠彌縫勸節言事有裨於時政抗章不避於天誅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則請行 陛下以勵衆焉且或刀利無慙彌違有聞務引腹非之咎多致 陛下之變不致心而沃心罔危言而危行降黜以勸

焉夫如是則賢者勸惰者激庸者奮懦者立俾朝廷之士咸

願竭忠而報國矣

景德三年三月上時直集賢院上覽而嘉之降詔戒諭諫臣曰國家設諫諍之官

廣詢求之路蓋欲弼違闕漏啓迪聰明而勵職者姑務因循罕聞善謬茲為口獄曷副虛懷自今宜竭節裁規悉心獻者

賞罰之典斷在必行

上

仁宗論當今所切在於納諫

劉隨

臣聞諫臣之廢置驗其隆替言路之開塞繫乎安危何則君為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臣耳目也有人廢耳目而得聰明者未之有也故書稱明目達聰以防壅蔽也是以古之天子必置諫臣七人成湯至聖有好問則裕之言漢祖至明有從諫如流之美臣聞以古為鑑可以知興亡不敢遠稽前典且以近代言之唐太宗何如主也十八起義師二十四定天下

四三四

表說手集

化

二十九即帝位鑑情偽之理明治亂之由聖之神武高於三

代然猶每與大臣會議政事必令諫官憲臣史官預聞之苟

詔令不便大臣不直刑賞不當邪正未分則諫官得諱之憲

臣得彈之史官得書之是以上下無壅而君臣同德太平之

風可謂至矣及高宗御園求微已後忠良獲罪姦邪恣行諫

諍之風于時掃地中睿之世固不足云以至動干戈於禁掖

危社稷於綴旒明皇續承蓋肇前弊虛心納諫朝聞夕行開

元之開可謂至治太平既久漸疎逆耳之言姦臣用事無復

苦口之藥聽林甫之佞而卒相仙客不察子諫之忠致祿山

之亂而越在草莽方憶九齡之語故曰諫臣之廢置驗其隆

替三弊之開塞繫乎安危厥後五代相仍亂離滋甚太祖

皇帝乘時啓運拯救生靈 太宗皇帝文德懷柔混一四海
真宗皇帝紹 二聖之不祚得萬國之歡心夷夏大同草木
咸若而猶廣開言路躬自采納縱有觸忤無不優容非言劾
之上僊傳龜鼎於繼聖而賊臣下謂包藏私志孤負國恩謂
天高而可欺謂地厚而可罔觀其用意鬼瞰何逃當 先朝
不豫之始使諫官絕班於冢宰擅權之時致無人論奏皇天
降命聖人道存特出宸衷遂其元惡正人之用天下咸寧所
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也乃詢遠御之策將建不拔之基
雖股肱宣力致六合以爲家而且日不布慮一物之失所爰
循前事復致諫官臣長廼庸馬獲預掄選凡開理體敢不盡
心唐志云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議今之正言則拾遺也而址

雖卑責任甚重禮曰有犯無隱 傳曰知無不爲是以王者

過則充類而進諫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忘其或賞不以
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與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舉
忠之士濫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

天下未見其能凡開損益合具奏陳誘之以厚利而不
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然諫臣未必盡賢

必盡善用捨之際在聖君裁之而已臣又聞天下之治
時政之公私也至公則天下合而治至私則天下離

夫至公則正正則綱條舉綱條舉則公卿大夫各當

州郡承風吏效嚮化矣使天下之賢知身言之便若

治其可得乎且夫至私則濫濫則綱條不舉綱條

卿大夫不當其任而郡縣失守夷狄不信矣使天下
理繇而焚之欲其不亂其可得乎至公者何用正人
常少而易為搖動至私者何用姦人也其徒常多而
結自古姦佞似忠亦不好亂其道乖殊所以召亂也
際豈容易哉臣又聞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諫且王者
殺之柄有雷霆之威虚心延納猶恐失之其或拒之孰
罪是大臣顧位而不肯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偷
容竊位自古危亡常由此也且王者有甚愛之事有甚
人將行之將用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有甚惡
有甚惡之人將廢之將罪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
致治之本也若以其愛不顧物議而行之大臣唯唯而不

五十四

表議正一

四

小臣默默而不論則物議喧騰天下疑懼紀綱漸壞乃危亡
之道故曰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諫是以國家舉一事發
令必自股肱大臣公謀協同而後行之萬一不可則諫臣謹
之於前御史糾之於後欲其敗事其可得乎今 皇太后陛下
下聖智高遠以至公治天下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以至德
臨域中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蠻夷戎狄無不率化綱條整肅
天下人安可謂治矣然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蓋亂必生於治
危必生於安既治且安而制之以公立亂之勢不得生矣唐
憲宗嘗問侍臣時之所切侍臣對以心術諫為切憲宗示行之太
復士宇臣亦謂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靜而已臣受
命以來患有所補雖名侍從之列其實踈遠之官夫以踈遠

之官當諫諍之職進難言之事有觸鱗之虞孔子曰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今諫臣既置矣言路既開矣伏望思安危之大計念踈遠之難言使臣子得盡忠義之心九重得聞小大之事則天下幸甚

天聖元年八月
上時為右正言

上 仁宗乞願開諫官

劉 隨

臣伏念景德天禧之間九域晏清四夷款附生物咸遂祥瑞荐臻而猶下賢能之詔求諫諍之官豈不以萬機至繁慮措置之或爽八紘至廣非耳目之獨知是以雖居安而慮危思長轡以遠馭也其後唯得曾宗道劉焯二人充職精擇之難一至於此洎 皇太后陛下受顧託之重 皇帝陛下自臨御已來萬國歡心百官承式而乃憂勤庶政脩舉舊章復置

伏乞

五美

五

鄧奉

諫官委以言事臣最為愚懦亦預東求方竭駑鈔少伸補報旋因公累出領外官二年替還復命供職誓長堅勤蓋罔避誅夷夫以品位甚卑責任甚重道君親之過失指權勢之非違冒雷霆之威掇姦邪之怒在於小臣固當難事若非怒其狂妄俾盡誠懷銜口保身或孤任使臣欲詳觀 先帝之詔上報 兩宮之恩凡有侵紊朝綱干竊政柄姦懷冒寵賢俊久沈憲網涉冤賞典通制蠹政之類知而必言言之中否唯聖人擇之而已念臣塵諫職內外三年除朝請之外未嘗一登金殿略近天顏雖名侍從之官今為踈遠之跡唐初置拾遺補闕堂侍從諷諫日親旒冕凡事得以盡言蓋是唐末已後權臣阻絕雖不預於宴遊亦專司於諫諍洎 太宗皇帝改

為正言司諫精擇流品號為清華既為耳目之官宜審詢訪之地式期顧問願竭愚誠故不敢朋附班聯蒙昧日月有違詔旨自速靈誅天聖三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 仁宗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 隨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詔敕中書門下朕大庇蒸民隆興至治弼綸闕政交屬於庶僚寤寐忠規屢頒於明詔雖增虛佇未協翹思夫諫諍之臣本期述嘉謨而矯枉風憲之任亦當導直植而繩愆既列清班宜傾亮節儻緘默而自肆諂考績而為觀元朕躬覽萬機親披封奏詳言百執素靡漏言舉先徇公有何所避保身鉅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先伸謨告仍加優異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除中丞知雜推直外置侍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各賜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論制征求無節寬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

恆兩張

三十五

六

鄂三

內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乃於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內事量置什器并令兩省輪差守關三數人祇應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或職業無聞公言罔覩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素是為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復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為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諛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踈遠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踈遠之人貢訂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

是以先帝焦勞無暇思得正人至于再三未獲讜直之下
此詔增置一十二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四人諫
官二人曾宗道 御史二人 劉平 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
已 太后臨朝 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
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 御史二人 曹修古 其間道輔頹
秀已在清途脩古稱職亦為外任王碩以他事黜竟微臣近
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八年每思 先帝詔旨云况朕親披
封奏素靡瀆言比乃聖人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
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某等事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
邪側目增惡結讎甚可畏也若非 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

四六八
九九

五十一卷

七

畢

臣已竄迹遐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
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
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於顛頽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
敗常由此矣自 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
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
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諛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 聖
慈合 先帝漏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又凡有奏章藏收祕
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用廣聰明天
下幸甚謹錄 先帝詔書頃連進納以聞天聖八年上
時為右司諫

仁宗乞行諫臣之言

孫沔

臣竊以諫諍之臣畏避是耻知無不言始為稱職大則庭議

小職上封不顧忌諱以廣聰明有唐則名列中省班隨安
廢於萬機之際或伸一得之慮今給事不專封駁舍人惟行
詔詰至於遺補分爲虛秋政事不得聞乘輿不得從其或命
令出入無以究論訪問陰求頗同姦伺得自傳聞十無二三
再窮端實已復後時先事則有輕發之機遂事則曰已行之
命徒盡貢於封章實委煩於省覽闊略之務或見頒行要切
體宜罕聞報可是使臣僚之內但作疵瑕政教之中莫資補
益臣自叨承乏已及五旬雖少陳於淺識終莫副於虛懷稍
取詆刺遂復遲留至微尚有所難設若論朋黨於中外擊姦
邪於左右議公卿之非據指官寺之作威則將何如哉臣若
循默自容是辜君賜臣若忤觸受戾又貽親憂方寸交戰啓

四十三

五十一

八

片

處不惶俛首懷慙趨走朝末所以知守道之難而爲義不易
也伏望 陛下明發無私斷在不疑凡言有利於國有補於
時在 陛下思而必行之況今政綱未甚舉邊方未甚寧災
變未甚息人民未甚康尚仍舊貫一切示暇此非臣所能知
也若 陛下擇善執中言動風行則事有大於此者將以助
一日二日之機矣臣本非博古妄進狂言上犯威顏甘俟寬

遂康定元年七月
上時爲右正言

上 仁宗論諫官好名好進彰君過三說 蔡襄

臣伏見 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且三人
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月以今者一日並
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 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

陛下深憂政教未嘗責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
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降此 陛下為社稷生靈大
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唯聽諫為難聽諫非難唯用諫為難
如素靖脩等忠訖剛氣著信於人况蒙 陛下獎掖之知必
能箴闕政獻明謨適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羣邪惡之
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
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 陛下陳之
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
所陳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 陛下選擇如此之至况
名者聖人以之勸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者近名
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躬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

五十六 小四

五年

九

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孽鼎
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善士來諫官進用
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 陛
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
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諫急則過
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章乎從諫之美安得謂
之彰君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
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
今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
也默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
人主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

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習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鑒陛下出於聖慮自權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語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計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慶曆三年三月上
特為錄閣於正

仁宗乙未中丞舉屬官寬其資服 蔡襄

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僚佐此至治之要至簡之術也周命太僕則曰謹柬乃僚漢之公府今自辟召唐陸贄論之詳矣又高元祐為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黜之監察御史杜宣猷

四八十七
小十八

五十五

十一

卷之二

七

李瓌等並出為府縣之職此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

國朝諸司省監悉非本官唯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亦許糾舉近年臺官宰輔避嫌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蓋由不寬資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舉楊紘等充臺官朝廷循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辰為中丞若實非才則當別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為屬官可悉委之未為過也况拱辰於官屬請去不才者是盡心於朝廷不避衆怨也今御史席平已出知潤州若參舉之人又得軟懦傾險之士則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寬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為

舉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為御史官卑者為裏行若能稱職亦見官守之常不必過其升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在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慶曆三年三月上

上 仁宗乞諫官綴兩省班次 田况

臣聞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明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違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受庫冗散之吏尚赴內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任諫院每聞一事皆請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人若令諫官

四十一 水文 奏以事表 十一 郭統

得奉內朝之事兼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體未使欲乞今後並令綴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副 陛下選求之意慶曆三年八月上時知制誥

上 仁宗之令中丞舉臺官或特選舉主 歐陽脩

臣伏見御史臺關近制令兩省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茲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茲邪之目各懷愧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為

且就資例可入仍先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為之况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之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為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

慶曆二年五月

上時知諫院

上 仁宗論臺諫論列貴在事初

歐陽 脩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洩旨揮甚嚴不知此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採善諱以求眾助豈可聳警羣聽杜塞人口况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

仁宗下上

卷五十一

十一

初

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駭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况臺諫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幾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容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今欲乞旨揮進奏院凡事有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

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改

除並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殿內朝廷密議

嘗得聞之今雖未能恢復舊制然遇有
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
詣兩府請問庶知審覆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慶曆二年八月十一日

上 仁宗乞留諫官歐陽脩 蔡

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脩授龍圖閣直學士
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云
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度才而處才有長短適
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北金穀之司繫
為輕脩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
幹之吏則能為之任脩於河北而去朝廷於脩之

奏

奏諫五卷

十一

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伏惟 陛下增賢

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 陛下有開納之美

備之身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

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脩實為朝廷惜任人之

罷脩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職任令

議院事 慶曆四年八月以脩為河北都轉運使按

諭曰為為久居詩有事第言之脩對以此

上 仁宗論臺諫不許風聞言人過失

皇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詔曰朕聞

於前察近歲風俗險薄多事領

自安朕甚閱之後命臺諫官凡

制言或聞有異辭乃不忠下

東漢許慎論漢律除其繁苛自
漢初有司同覺察更不在風聞
晉行天刑其所以彈事仍令中書樞密
更不為行所貴風俗相厚人各自安

漢天說天禧元年二月內增置諫官御史敕節
可元官曹涉以出置失宜刑賞踰制征求無節
的諫官論奏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更
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
但不得潛為朋附故作中傷恭以 真宗皇帝
成三邊寧肅符瑞填委刑罰幾措尚或詢求闕
孜孜之心久而益厲三十年間斯制不易 陛下
虛心聽納寬容盡下言路大開未嘗一日少怠宜
矣天下方歌之舞之非假臣一二之陳而昨降勅

竊惟

五十六

十四

史不許風聞言人過失雖言而今中書樞密院不
敦厚風俗誠約苛細似與 先帝敕意相遠 先
奏官曹涉私冤濫未伸是二者皆有司臣下之過
許風聞言之是涉私冤濫之疏無由上露今敕意
有人論訴及官司覺察其有恃怙威權結朋黨者
豈敢訴也本末之間事未為允且諫官御史是 此
譬如人之一身耳目聰明則聞見日懷雖細洞察石
指直內斷於心豈可因耳目所見而必行苟自壅塞
門庭之內或有不聞校於國家茲體尤大臣所以
下以未上言者慮人情使之而今聞正士懷憂謂
端小人踴躍自得保全之計內外遠近公議願同

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
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
好生之旨莫榮於聽諫陛下皆踐之
於戾而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為
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好生
震動以言為戒又聞徙還英山之人
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諫臣不
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諫更有言
此商所以保之四海格于皇天者也
耳求之於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
其罪優游其身使得以省過消
來者則盛德無疆高視上古不勝
月二十時直集賢院

仁宗乞薄上臺

臣伏見先朝以御寶印曆給言事
課得失而殿最之也恭以陛下天
施用其實無幾深恐大臣不將明所
欲乞據今御史諫官見負於中及中
每一章奏即簿上之在禁中也陛下
以觀言者得失有可施行即勅人臣
施行亦令大臣為詳閱其已行未
陛下納諫求治之

體 先帝元覽諫官御史本亦 美大
空 故事嵐聞奏論彈舉所貴 一 罪人正
上 帝

上 仁宗論臺言言事有古詩

臣聞聖主悅至言好宗諫所以廣治道防
以護職竊觀 陛下特原上取之德能
臣以臺職推諫令坊蓋臺言人之量
聞臺言言事涉後宮之親以於風聞
諫官御史朝廷紀綱所寄雖 過
况委益直臣也帝所親謹夫 臺
之然不加罪後進夫人聞之 及
能保榮寵者以能賞委益 具
之兄也德行尚妙推為第一 行
為之帝曰昔君用野王為之 六
宗謂李絳比諫官論奏不實 欲
必悔人以此發誤上心自古 諫
如地干不測之禍雖開納 尚
之福也臣願 陛下鑒觀前 納

皇祐三年上
時知制誥

上 仁宗乞開略唐人

臣伏聞 陛下以殿中侍御中
別駕尋又聞 陛下以

嘉祐三年八月十一時知諫院

上 仁宗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 馬 遵

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殿論列為趙抃等跡乞外任奏章雖入朝旨未從及宰相劉沆獨入文字指言抃等朋黨及罪惡條件因此除出則是成命雖自朝廷本意實由宰相所以外議喧譁皆謂宰相逐諫官非厚誣也切觀自古帝王皆以聽忠為賢拒諫為醜今頻年出臺官非朝廷美政損 陛下聖德若因張昇論列特與辨明四方聞之皆知臺官之出非陛下本意正朝廷之體全 陛下之名在此一舉臣以當職須合大言為朝廷惜體為 陛下惜名非特為諸臣而發之也臣無任區區納忠之至

嘉祐元年十月癸卯侍御史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臺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必言言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挾人陰私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畏其言進擢尤遠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嘗攻沆之短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遽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遵上此奏時為右司諫知諫院

上 仁宗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係第四狀

馬 遵

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殿言宰相獨入文字除出臺官趙抃等不當若謂抃等素非善人不當除為臺官既為臺官而後有過亦當即時屏黜不可以令在朝俟其未出而後言之即當行降責以正典刑不宜尚帶舊官猶專民政如其無過豈敢以空言止除小郡本末而言皆為未允若謂奉行條貫當出則中書條貫甚多未必盡能執守只如宣徽使明有定

制不得過兩頁今除四頁矣如此之類不可條陳未聞列入
文字特有條陳以此而言乃是意欲舉行即引為詞耳且環
昇垂三辨明而不能已也自來臺官多不為人所喜而權臣
尤甚非權臣天性惡之勢使之然也若非聖君主張盡令權
臣處置則諫垣憲省之中求過避禍之不暇豈復能為朝廷
計哉 陛下聖明必照此事伏乞英斷特賜旨揮

嘉祐元年
六月十一日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一

